

『名家讲稿』

# 徐悲鸿 绘画述稿

徐悲鸿 著 徐庆平 编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名家讲稿」

# 徐悲鸿

## ■ 绘画述稿

徐悲鸿◎著

徐庆平◎编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悲鸿绘画述稿 / 徐悲鸿著; 徐庆平编.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1

(名家讲稿)

ISBN 978-7-5322-9535-7

I. ①徐... II. ①徐... ②徐... III. ①绘画评论—世界  
IV. ①J2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27967号

---

## 名家讲稿

### 徐悲鸿绘画述稿

|      |                             |
|------|-----------------------------|
| 著 者  | 徐悲鸿                         |
| 顾问   | 廖静文                         |
| 编 者  | 徐庆平                         |
| 主 编  | 邱孟瑜                         |
| 策 划  | 张旻蕾 徐 亭                     |
| 统 筹  | 潘志明                         |
| 责任编辑 | 张旻蕾 徐 亭                     |
| 技术编辑 | 季 卫                         |
| 出版发行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br>(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
| 印 刷  | 上海锦佳印刷有限公司                  |
| 制 版  | 上海立艺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9×1194 1/16 10印张          |
| 版 次  | 2016年1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6年1月第1次                  |
| 印 数  | 0001-3300                   |
| 书 号  | ISBN 978-7-5322-9535-7      |
| 定 价  | 64.00元                      |

# 序言

走进中央美术学院的校园，就可以看到徐悲鸿先生的雕像，他平易近人的身影和洞彻真理的神情，如是我们永远的导师。在中央美术学院校史陈列中，大量的图片和文献资料讲述着徐悲鸿先生和 20 世纪中国美术先贤们的业绩，成为每一届新生入校的第一课，也激发今天的师生继承前辈开创的事业奋发前行，中央美术学院的校训“尽精微、致广大”，更是徐悲鸿先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对美术教育事业的嘱托。许多年来，无论是研究 20 世纪早期到中叶中国美术的变革，还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形成，无论是讨论 20 世纪中国美术的文化属性，还是思考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取向，徐悲鸿先生广博的思想情怀和他多方面的艺术实践都是一座资源丰富的宝库，一本开卷有益、常读常新的大书，拥有激励来者、感召今人的力量。

缅怀徐悲鸿先生，联系中国美术和美术教育的发展之路，最重要的是要弘扬“徐悲鸿精神”。这种精神首先体现在对中国美术的发展取向有清醒的文化认识。作为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代艺术家，“现代”这个概念在徐悲鸿先生那里，已不单纯是一种美术样式的指称，而是关于美术本质的一种新的憧憬和构想。在向西方艺术学习的过程中，他着重思考的是中国美术现代演进所需要的新的价值和内涵。20 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现实的动荡和奋起反抗外来侵略的大潮激生出他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在作品中由衷地表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与“救彼苍生起”的悲天悯人情怀。古往今来多少画家也感喟世态与人生，将情怀寄托于避世的山水或孤寂的花鸟，而徐悲鸿先生落笔惊划长夜，塑造的是不屈不挠的民生群像，使中国美术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的“现代”作品。他的《徯我后》、《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等作品一经问世，即令国人为之振奋。从形态上看，可以说是对伦勃朗的《夜巡》、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等作品的致敬，他曾经被那些欧洲的经典大画所激动，称为“不愧杰作”，但是，一旦自己经营巨构，他的关怀落到了大写的“人”与中国的“人生”上，从而为中国美术开启了“大画”的先河。他曾说，“艺术之源有二。曰造

物，曰生活，感于造物者，刊划摹拟，倾向于美……探索生活蕴秘者辄以艺术为作用，刊划宏愿，启迪社会……”从他的作品内涵来看，他要表达的对时代负责的“宏愿”和具有精神感召力的“启迪”，他以深沉的思想情怀和关切现实的情感，承担起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历史责任，推动“现实主义”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主流。每个时代的艺术都要回应时代提出的课题，面对今天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对美术的要求，我们要像徐先生那样有清醒的文化认识，不辜负时代的召唤和人民的期待。

“徐悲鸿精神”还体现在他对“传统”与“创新”的辩证判断上。他的艺术从中国画起步，因此对中国画的历史和价值有自己的评价，一方面尖锐批判因循守旧的观念和思想内容上的历史局限，一方面积极弘扬中国画艺术传统的精华，引导画坛的目光朝向唐宋时期中国画的宽广意境和宏大气象，并上溯中国画作为东方艺术代表的体系性价值。他探索的“中西融合”艺术道路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体，兼容外来艺术优长的创新实践，无论是油画还是中国画，他的作品都体现出造型上的严谨，更体现出民族绘画特有的气韵和深厚的民族艺术文脉。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中国美术已经形成多元共存的格局，也与世界有着宽广的交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要更加深入研究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让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焕发蓬勃的生命力。

“徐悲鸿精神”更体现在他尊重人才、教书育人的导师风范上。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家群星灿烂，他们的人生经历充满色彩甚至近于传奇，但有一个现象却特别富有意味，那就是他们的职业选择。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诸位先贤大多选择报刊编辑出版，从郭沫若、鲁迅到茅盾、巴金，无有例外；而现代美术史上的众多名家，则大多选择从事教育。实际上，文学家的编辑和美术家的教师貌异质同，他们的工作都是传播思想和知识，发现和培养人才，体现了中国艺术家们与生俱来的知识分子传统，那就是乐为人师

与甘为人梯。徐悲鸿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矢志于美术教育，从 1918 年他被蔡元培聘为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开始，到 1928 年他与田汉、欧阳予倩共创上海南国艺术学院并任美术系主任，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中大美术系，到北平艺专和新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他把自己全部的生命热情和艺术才华都倾注在美术教育事业上，在吸收西方美术教育优秀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中国美术教育体系，将科学和理性精神贯穿于教育教学之中。他团结了许多忠诚于民族文化事业、富有创造个性的艺术家，使他们成为美术教育的薪火传人。例如，上世纪 20 年代他曾聘请民间画家齐白石到大学任教；40 年代他不畏反动政治势力，在重庆撰文介绍解放区的木刻，推崇共产党的木刻家古元；在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时期，他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为迎接新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十分重要的人才基础；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后，他积极评价从延安鲁艺发展起来的“革命美术”的教育思想和创作方式。我们都知道，大学之道，在于育人，育人之道，在于大师，师强则学子成才，师惰则误人子弟。大学需要名师如林，唯才是用，兼容并包，宽容尊重，徐悲鸿先生通达的人才观正是我们今天的楷模。

尼迪安

中国美术馆馆长

# ■ 目 录

|      |   |
|------|---|
| 悲鸿自述 | 1 |
|------|---|

## 上编·中西画法 19

|           |    |
|-----------|----|
| 研究艺术务须诚笃  | 20 |
| 美术之起源及其真谛 | 22 |
| 艺术之品性     | 24 |
| 中国传统绘画及画家 | 26 |
| 外国绘画及画家   | 41 |
| 中西绘画比较与交流 | 50 |
| 漫谈中国现代画坛  | 54 |
| 中国艺术之复兴   | 62 |

## 下编·教学漫谈 73

|           |    |
|-----------|----|
| 美术教育和美术普及 | 74 |
| 述 学       | 78 |
| 论画法       | 82 |
| 徐悲鸿课徒稿    | 90 |
| 马的画法      | 90 |
| 画马步骤      | 92 |
| 狮子的画法     | 96 |

|             |     |
|-------------|-----|
| 画狮步骤        | 98  |
| 人物的画法·五官的画法 | 102 |
| 须髯的画法       | 102 |
| 手足的画法       | 103 |
| 衣纹的画法       | 104 |

|            |     |
|------------|-----|
| 美术漫话       | 106 |
| 新国画建立之步骤   | 110 |
| 造化为师       | 112 |
| 因《骆驼》而生之感想 | 114 |
| 收藏述略       | 117 |

## 作品欣赏 119

|               |     |
|---------------|-----|
| 徐悲鸿印章         | 146 |
| 徐悲鸿生平及其艺术活动年表 | 148 |

# 「悲鴻自述」



悲鸿生性拙劣，而爱画入骨髓，奔走四方，略窥门径，聊以自娱，乃资谋食，终愿学焉，非曰能之。而处境困厄，窘态之变化日殊。梁先生得所，坚命述所阅历。辞之不获，伏思怀素有自叙之帖，卢梭传忏悔之文，皆抒胸臆，慨生平，借其人格，遂有千古。悲鸿之愚，诚无足纪，惟昔日落拓之史，颇足用以壮今日穷途同志者之志。吾乐吾道，忧患奚恤，不惮词费，追记如左。文辞之拙弗遑计已。

距太湖之西三十里，荆溪之北，有乡可五六十家。凭河两岸，一桥跨之，桥曰计亭。吾先人世居业农之所也。吾王父砚耕公，以洪杨之役，所居荡为灰烬。避难归来，几不能自给，力作十年，方得葺一缘为庐于桥之侧，以蔽风雨，而生先君。室虽陋，吾先君方自幸南山为屏，塘河为带，日月照临，霜雪益景，渔樵为侣，鸡犬唱答，造化赋与之丰美无尽也。

先君讳达章（清同治己巳生），生有异秉，穆然而敬，温然而和，观察精微，会心造物。虽居穷乡僻壤，又生寒苦之家，独喜描写所见，如鸡、犬、牛、羊、村、树、猫、花。尤为好写人物，自由父母、姊妹（先君无兄弟），至于邻佣、乞丐，皆曲意刻画，纵其拟仿。时吾宜有名画师毕臣周者，先君幼时所雅慕，不谓日后其艺突过之也。先君无所师承，一宗造物。故其所作，鲜 Convention 而特多真气，守宋儒严范，取法不苟，性情恬淡，不慕功名，肆忘于山水之间，宴如也。耽咏吟，榜书雄古有力，亦精篆刻，超然自立于诸家以外。

先君为人敦笃，慈祥恺悌，群遣子弟从学，习画问字者多夥。有扬州蔡先生者，业医、能画，携子赁居吾家。其子曰邦庆，生于中日战败之年，属马，长吾一岁，终日嬉戏为吾童时伴，好涂抹。吾时受先君严督读书，深羨其自由作画也。

吾六岁习读，日数行如常儿。七岁执笔学书，便思学画，请诸先君，不可。及读卞庄子之勇，问：“卞庄子何勇？”先君曰：“卞庄子刺虎，夫子以是



《课子图》徐达章（图中中年长者为徐达章，年少者为徐悲鸿）



江苏省宜兴屺亭桥镇



西山古松柏

称之。”欲穷虎状，不得，乃潜以吾方纸求蔡先生作一虎，归而描之。久，为先君搜得吾所描虎，问曰：“是何物？”吾曰：“虎也。”先君曰：“狗耳，焉云虎者。”卒曰：“汝宜勤读，俟读完《左传》，乃学画矣。”余默然。

九岁既毕四子书及《诗》、《书》、《易》、《礼》，乃及《左氏传》。先君乃命午饭后，日摹吴友如界画人物一幅，渐习设色。十岁先君所作，恒遣吾敷无关重要处之色。及年关，又为乡人写春联。如“时和世泰，人寿年丰”者。

余生一年而丧祖母，六年而丧大父，先君悲戚，直终其身。余年十三四，吾乡连大水，人齿日繁，家益窘。先君遂奔走江湖，余亦始为落拓生涯。

时强盗牌卷烟中，有动物片，辄喜罗聘藏之。又得东洋博物标本，乃渐识猛兽真形，心摹手追，怡然自乐。年十七，始游上海，欲习西画，未得其途，数月而归。为教授图画于和桥之彭城中学。

方吾年十三四时，乡之富人皆遣子弟入学校，余慕之。有周先生者，劝吾父命遣入学校尤笃，先君以力之不继为言。周先生曰：“画师乃吃空心饭也。乌足持。”顾此时实无奈，仅得埋首读死书，谋食江湖。

年十九，先君去世，家无担石，弟妹众多，负债累累，念食指之浩繁，纵毁身其何济。爰就近彭城中学，女子学校，及宜兴女子学校三校教授图画。心烦虑乱，景迫神伤，遑遑焉逐韶华之逝，更无暇念及前途，览爱父之遗容，只有啜泣。

时落落未与人交游。而女子学校国文教授张先生祖芬者，独蒙青视，顾亦无杯酒之欢。年余，终觉碌碌为教，无复生趣，乃思以工游沪，而学而食，辞张先生。张先生手韩文全函，殷勤道珍重，曰：“吾等为贍家计，以舌耕升斗，至老死，亦既定矣，君盛年



徐悲鸿 19 岁时在上海留影



抚猫人像 油画

英锐，岂宜居此？曩察君负荷綦重，不能助君行，而乱君意。今君毅然去，他日所跻，正未可量也。”又曰：“人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愿受鄙言，敬与君别。”呜呼张君者，悲鸿入世第一次所遇之知己也。

友人徐君子明者，时教授于吴淞中国公学，习闽人李登辉，挟余画叩李求一小职，李允为力。徐因招赴沪，为介绍，既相见，李大诧吾年轻，私谓子明：

“若人者，孩子耳。何能做事？”子明曰：“人负才艺，诂问其年。且人原不甘其境，思谋工以继其读，君何谦焉？”李乃无言。徐君是年暑期后，赴北京大学教授职，吾数函叩李，终无答。顾李君纳吾画，初未尝置意，信乎慷慨之士也。吾于是流落于沪，秋风起，继以淫雨连日，苦寒而粮垂绝。黄君警顽，令余坐于商务印书馆，日读说部杂记排闷，而忧日深。一时资罄，乃脱布褂赴典质，得四百文，略足支三日之饥。

一日，得徐君书，为介绍恽君铁樵，恽君时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因赴宝山路访之。恽留吾画，为吾游扬其中有力者，求一月二三十金小事。嘱守一二日，以俟佳音。时届国庆，吾失业已三月，天雨，吾以排日，不持洋伞，冒雨往探消息。恽君曰：

“事谐，不日可迁居于此，食于此，所费殊省。君夜间习德文，亦大佳事，吾为君庆矣。”余喜极，归至梁溪旅馆，作数书告友人获业。诂书甫发，而恽君急足至，手一纸包，亟启视，则道所谋绝望，附一常州人庄俞者致恽君一批札，谓某之画不合而用，请退还。尔时神经颤震，愤怒悲哀，念欲自杀。继思水穷山尽，而能自拔，方不为懦，遂腴颜向一不应启齿，言通财之友人告贷，以济燃眉之急。故乡法先生德生者，为集一会，征数十金助余。乃归和桥携此款，将作北京之行，以依故旧。于是偕唐君者，仍赴沪居逆旅候船。又作一画报史君，盖法君之友助吾者也。为装框，将托唐君携归致之。唐君者，设茧行。时初冬，来沪接洽丝商。谋翌年收茧事，而商于吴兴黄先生震之。黄先生来访，适值唐出，余在检行装。盖定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悲鴻書魯迅語



翌日午后行矣。黄先生有烟癖，乃卧吸烟，而守唐君返。目睹对墙吾所赠史君画，极称赏。与余道此画之佳，余唯唯，又询知何人作否，余言实系拙作，黄肃然起敬，谓：“察君少年，乃负绝技，肯割爱否？”余言此画已赠人。黄因请另作一幅赠史，余乃言：“明日行。”黄先生问：“何往？”曰：“去北京。”问：“何谋？”余言：“固无目的，特不愿居此，欲一见宫阙耳。”黄先生言：“此时北方已雪，君之所御，且无以却寒，留此徐图良策何如？”余不可。因默默，无何。

唐君归，余因出购零星。入夜，唐君归，述黄先生生意，拟为介绍诸朋侪，以绘画事相委，不难生活。又言黄君巨商，广交游，当能为君助。余感其意，因止北行。时有暇余总会者，赌窟也。位于今新世界地。有一小室，黄先生烟室也。赌自四五时起，每彻夜。黄先生午后来，赌倦而吸烟，十一时许乃归。吾则据其烟室睡。自晨至午后三时，据一隅作画，赌者至，余乃出，就一夜馆读法文，或赴审美书馆观画，食则与群博者俱。盖黄君与设总会者极稔。余故得其惠，饌之丰，无与比。

伏腊，总会中粪除殆遍，积极准备新年大赌。余乃迁出，之西门，就黄君警顽同居。而是年黄震之先生大失败，余又茕茕无所告，乃谋诸高君奇峰。初，吾慕高剑父兄弟，乃以画马质剑父。大称赏，投书于吾，谓虽古之韩幹，无以过也，而以小作在其处出版，实少年人最快意之举，因得与其昆季相稔。至是境迫，因告之奇峰，奇峰命作美人四幅，余亟归构思。时桃符万户，锣鼓喧天，方度年关，人有喜色。余赴震旦入学之试而归，知已录取，计四作之竟，可一星期。高君倘有所报，则得安读矣。顾囊中仅存小洋两毫，乃于清晨买粢饭一团食之，直工作至日入。及第五日而粮绝，终不能向警顽告贷，知其穷也，遂不食。画适竟，及亟往棋盘街审美书馆觅奇峰。会天雪，腹中饥，倍觉风冷，至肆中，人言今日天雪，奇峰未来。余询明日当来否？肆人言：“明日星期，彼例不来。”余嗒然不知所可，遂以画托留致奇峰而归。信乎其凄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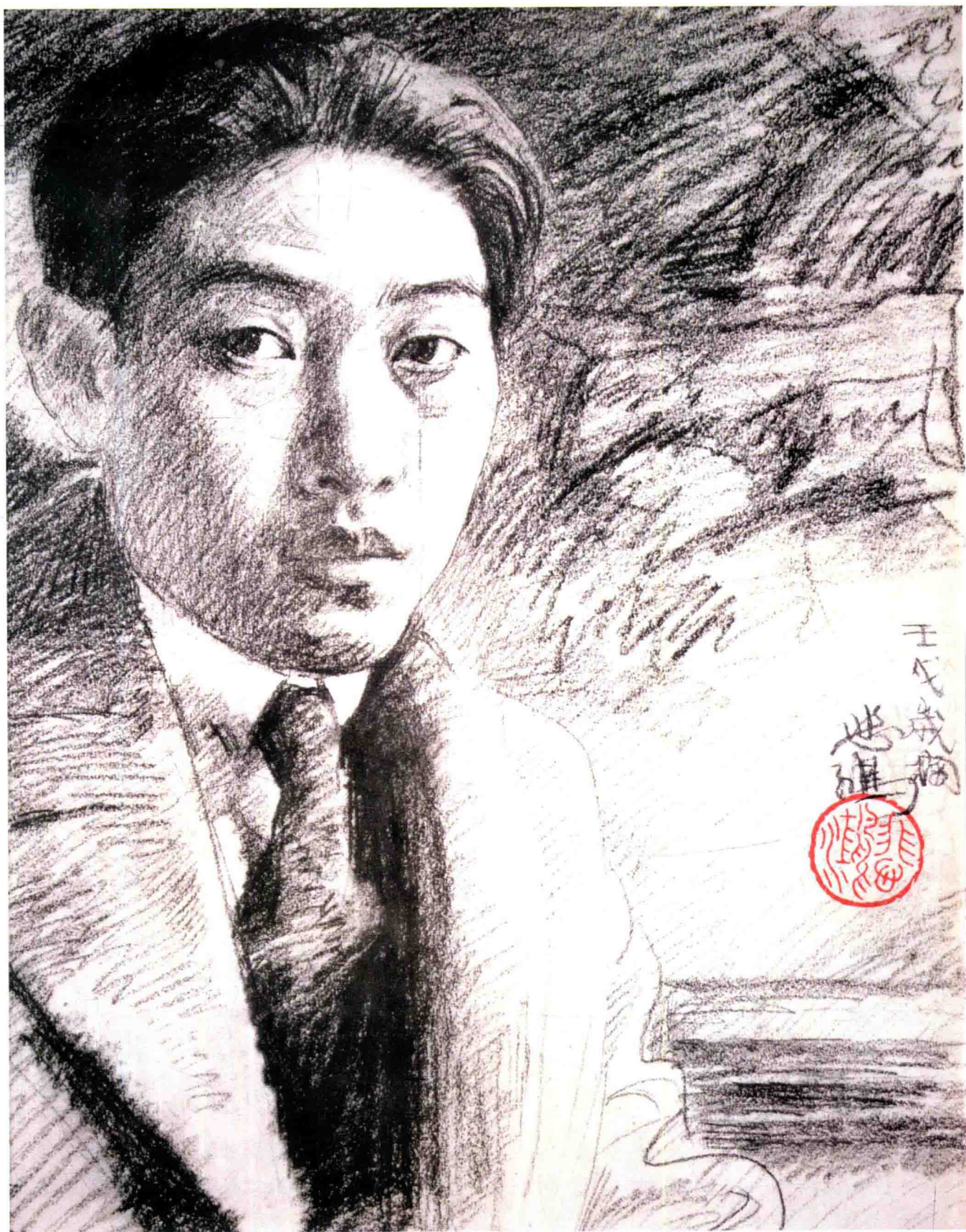


黄震之像 油画

这幅画反映了徐悲鸿油画艺术的成熟，刻画了一位睿智的长者形象，人物的面部和双手都为亮部，其余的则都隐入了暗色中，使人物形象突出，富有趣味。

入学须纳费，费将何出？腹馁亦不能再支，因访阮君翟光。既见，余直告：“欲借二十金。又知君非富有，而事实急。”阮君曰：“可。”顿觉温饱。遂与畅谈，索观近作，留与同食，归睡亦安。明日入学，缴学费。时震旦学院院长法人恩理教士，欲新生一一见，召黄扶，吾因入，询吾学历，怅触往事，不觉悲从中来，泪如雨下，不能置一辞。恩理教士见吾丧服，询服何人之丧！余曰：“父丧。”泪益不止。恩理再问，不能答。恩理因温言劝弗恸，吾宿费不足，但可缓纳。勤学耳，自可忘所悲。

吾因真得读矣。顾吾志只在法文，他非所措意也。既居校，乃据窗而居。于星期四下午，仍捉笔



自画像(局部) 素描

徐悲鸿画过多幅自画像，他常常通过画自画像来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反思。

作画。乃得一书，审为奇峰笔迹，乃大喜。启视则称誉于吾画外，并告以报吾五十金。遂急舍笔出，又赴阮君处偿所负。阮又集数友令吾课画，月有所入，益以笔墨，略无后顾之忧矣。吾同室之学友，为朱君国宾，最勤学。今日负盛誉，当年固早卜之矣。但是时朱君体弱，名医恒先为病夫，亦奇事也。

是年三月，哈同花园征人写仓颉像，余亦以一幅往。不数日，周君剑云以姬觉弥君之命，邀偕往哈同花园晤姬。既相见，甚道其推重之意，欲吾居于园中，为之作画。余言求学之急，如蒙不弃，拟暑期内迁于此，当为先生作两月之画。姬君欣然诺，并言此后可随时来此。忽忽数月，烈日蒸腾，余再蒙恩理教士慰勉，乃以行李就哈同居之。可一星期，写成一大仓颉像。姬君时来谈，既而曰：“君来此，工作无间晨夕。盛暑而君劬劳如此，心滋不安，且不知将何以酬君者。”余曰：“笔敷文采，吾之业也，初未尝觉其劳，吾居沪，隐匿姓名，以艺自给，为苦学生。初亦未尝向人求助，比蒙青睐，益知奋勉，顾吾欲以艺见重于君，非冀区区之报。君观吾学于教会学校者，诂将为他日计利而易吾业耶？果尔，则吾之营营为无谓？吾固冀遇有机缘，将学于法国，而探索艺之津源。若先生所以称誉者，只吾过程中借达吾愿学焉者之具而已。若不自量，以先生之誉而遂自信，悲鸿之愚，诚自知其非也。果蒙先生见知，于欧战止时，令吾赴法，加以资助，而冀他日万一之成，悲鸿没齿不忘先生之惠。若居此两月间之工作，悲鸿以贫困之人，得枕席名园，闻鸟鸣，看花放，更有仆役，为给寝食者，其为酬报，固以多矣，敢存奢望乎？”姬君曰：“君之志，殊可敬。弟不敏，敢力谋以从君愿。顾君日用所需色纸之费，亦必当有所出。此后君果有所需，径向账房中索之，勿事客气。”姬君者，芒砀间人，有豪气，自是相得甚欢，交谊几若兄弟，时姬君方设仓圣明智大学，又设“广仓学会”。邀名流宿学，如王国维、邹安等，出资向日本刊印会中著述，今日坊间，尚此类稽古之作。又集合上海收藏家，如李平书、哈少甫等，时以书画金石在园中展览。外间不察，以为哈同雅好斯文。致有维扬人某者，以今



执扇人像 油画

日有正书局所印之陈希夷联“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向之求售。此时尚无曾髯大跋，觉更仙姿出世，逸气逼人，索价两千金。此联信乎书中大奇，人间剧迹。若问哈同，虽索彼两千金求易亦弗欲也。吾见此，惊喜欲舞，尽三小时之力，双勾一过而还之。

此时姬为介绍诗人廉南湖先生及南海康先生。南海先生，雍容阔达，率直敏锐，老杜所谓真气惊户牖者，乍见之觉其不凡。谈锋既启，如倒倾三峡之水，而其奖掖后进，实具热肠。余乃执弟子礼居门下，得纵观其所藏。如书画碑版之属，殊有佳者，相与论画，尤具卓见，如其卑薄四王，推崇宋法，务精深华妙，不尚士大夫浅率平易之作，信乎世界归来论调。南海命写其亡姬何旃理像及其全家，并介绍其过从最密诸友，如瞿子玖、沈寐叟等诸先生。吾因学书。若《经石峪》、《爨龙颜》、《张猛龙》、《石门铭》等名碑，皆数过。

曹君铁生者，江阴人，健谈，任侠，为人自喜。在溧阳，与吾友善，长吾廿岁。蒙赠欧洲画片多种。曹号“无棒”。余询其旨，曰：“穷人无棒被狗欺也。”其肮脏多类此。一日，哈校中少一舍监，吾以曹君荐。既延人，诂哈校组织特殊，禁生徒与家族来往，校医亦不善，学生苦之，而曹君心滋愤。一日，曹君因例假出，夜大醉归，适遇余与姬君等谈。曹指姬君大骂，历数学校误害人子弟，姬君泰然，言曹先生醉，令数人扶之往校。余大窘。是夜，姬君左右即以曹行李出，余只得资曹君行汉皋。顾姬君后此相视，初未易态度，其量亦不可及也。

岁丁巳，欧战未已，姬君资吾千六百金游日本，既抵东京，乃镇日觅藏画处观览，顿觉日本作家，渐能脱去拘守积习，而会心于造物，多为博丽繁郁之境，故花鸟尤擅胜场，盖欲追踪徐、黄、赵、易，而夺吾席矣，是沈南苹之功也。惟华而薄，实而少韵，太求夺目，无蕴藉朴茂之风。是时寺崎广业尚在，颇爱其作，而未见其人也。识中村不折，彼因托以所译南海《广艺舟双楫》，更名曰《汉魏书道论》者致南海。

六月而归，复辟之乱已平。吾因走北京，识诗人罗瘿公、林畏庐、樊樊山、易实甫等诸名士。即以蔡子民先生之邀，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识陈师曾，时师曾正进步时也。瘿公好与诸伶人狎，因尽识都中名伶，又以杨穆生之发现，瘿公出程玉霜于水火。罗夫人梁佩珊最贤，与碧薇相善，初见瘿公之汲引艳秋，颇心赍之。而瘿公为人彻底，至罄其所有以复艳秋之自由。并为绸缪未来地位，几倾其蓄。夫人乃大怒反目，诉于南海。翌年冬，瘿公至沪谒南海，遭大骂。至为梅兰芳求书，不敢启齿。顾南海亦未尝不直瘿公所为也。

吾居日本，尽以资购书及印刷品。抵都，又贫甚，与华林赁方巾巷一椽而居。既滞留，又有小职北京大学，礼不能向人告贷。是时显者甚多相识，顾皆不知吾有升斗之忧也。

识侗五、刘三、沈尹默、马叔平诸君。李石曾先生初创中法事业，先设孔德学校，余与碧微皆被邀尽义务。时长是校者，为蔡子民故夫人黄夫人。

既居京师，观故宫及私家所藏。交当时名彦，益增求学之渴念。时蜀人傅增湘先生沅叔长教育，余以瘿公介绍谒之部中。其人恂恂儒者，无官场交际之伪。余道所愿，傅先生言：“闻先生善画，盍令观一二大作。”余于翌日挟所作以付教部阁人。越数日复见之，颇蒙青视，言：“此时惜欧战未平。先生可



徐悲鸿书法

少待，有机缘必不遗先生。”余谢之出，心略平，惟默祝天佑法国，此战勿败而已。黄尘障天，日炎热，所居湫隘，北京有微虫白蛉子者，有毒，灰色，吮人血，作奇痒，余苦不堪。石曾先生因令居西山碧云寺。其地层台高耸，古栢参天，清泉寒冽，巨松盘郁。俯视尘天秽恶之北京，不啻地狱之于上界。既抵，而与顾梦余邻。顾此时病肺，步履且艰，镇日卧曝日中，殆不移动。吾去年归，乃知其为共产党巨头，心大奇之。

旋闻教育部派遣赴欧留学生，仅朱家骅、刘半农两人。余乃函责傅沅叔食言，语甚尖利，意既无望，骂之泄愤而已。而中心滋戚，盖又绝望。数月复见癸公，公言沅叔殊怒余之无状，余曰：“彼既不重视，固不必当日甘言饵我。因此语出诸寻常应酬，他固不计较，傅读书人，何用敷衍？”诂十七年十一月，欧战停。消息传来，欢腾大地。而段内阁不倒，傅长教育屹然，无法转圜。幸蔡先生为致函傅先生，先生答

曰：“可。”余往谢，既相见，觉局促无以自容，而傅先生恂恂如常态不介意，惟表示不失信而已。余飘零十载，转走千里，求学之难，难至如此。吾于黄震之、傅沅叔两先生，皆终身感戴其德不忘者也。

欧战将终，旅华欧人皆欲西归一视，于是船位预定先后之次第，在六月之间已无位置。幸华法教育会之勤工俭学会，赁日本之伦敦货船下层全部，载八十九人往。余与碧微在沪加入，顾前途之希望绚烂，此惊涛骇浪，恶食陋居，初未措诸怀。行次，以抵非洲西中海岸之波赛为最乐。以自新加坡行至此，凡三星期未见地面，而觉欧洲又在咫尺间也。时当吾华三月，登岸寻览，地产大橘，略如广州蜜橘与橙合种，而硕大尤过之，大几如碗。甘美无伦，乐极，尽以余资购食之。继行三日，过西班牙南部，英炮台奇勃腊答峡，乍见欧土，热狂万端。遂入大西洋，于将及英伦之前一日，各整备行装，割须理发，拭鞋帽，



逢场作戏 素描